

# 推进当代文学的经典化

□泓 峻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对中国当代文坛生态的影响,是深刻的,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直接的方面,就是它从根本上缓解了文坛上长期以来因总是与诺贝尔奖无缘而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而长期以来由诺贝尔文学奖形成的心理压力,说穿了,是中国当代文坛“经典化焦虑”的集中表现。

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就被提了出来。然而,当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试图建立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典作家作品的序列时,尤其是试图去判定近20来年的文坛哪些作家与作品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经典序列时,各种意见莫衷一是,对同一作家作品的看法甚至趋于两极。更有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无可以称为经典的作品,以及当代人有没有可能以及有无必要去建构一个经典序列表示强烈的质疑。

一方面,当代文学的经典序列始终无法建立;另一方面,许多文学史家、评论家、作家,甚至包括一般读者,又总是希望能够建构起一个以经典作家作品为核心的当代文坛秩序。当代文坛的经典化焦虑,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令人担心的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代表中国文坛“经典化焦虑”也随之化解。相反,这一事件甚至有可能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更突出地摆在读者、评论家与作家面前。因为当代文坛经典作家与作品序列的形成,与一个作家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举奠定在当代文坛的大师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对于那些心怀“经典化焦虑”的人,用类似“经典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汰选,当代人无法判断自己时代的作家与作品是否属于经典”这一理由去安抚,实际上没有多少说服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就是在自己生前,甚至是在自己的作品发表不久,就进入了经典作家行列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也就是新文学诞生不足10年的时候,鲁迅、胡适、周作人、叶圣陶、康白情等人的白话文学作品就已经进入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法定初中语文课本之中,供全国的学生涵咏、背诵、模仿。而1935—1936年陆续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展开过程中就已经出版的几部新文学史著,则既

可以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成功运作,也可以视作中国新文学经典格局的初步奠定。

可以说,“新文学”一开始就有将当下的作家经典化的传统。这应该也是当代文坛在迟迟难以建立自己的经典序列时,充满“经典化焦虑”的原因之一。

在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序列的过程中,人们曾经试图图隆现代文学经典化的经验,比如编选《新文学大系》当代卷、撰写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学史教材,等等。但是,这些“经典化建设工程”,对于当代文学史秩序的确立以及经典作家作品序列的形成,其效用并不理想。当代文坛也尝试过一些新的经典化方式,比如编选各种以“文学经典”冠名的“新文学”选本,让当代作家在其中占有足够的分量与篇幅;由媒体或出版社组织专家、读者给“文学大师”排名,或者发布年度作品排名榜,但也往往只是作为新闻事件受到关注,或者其成功仅仅局限在商业层面,对当代作家经典化序列的形成,仍然难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一些来自政府、民间、国内、国际的文学奖项,曾经对一些作品的经典化起过积极作用。但就整体而言,一方面,各种奖项评奖标准相差巨大,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另一方面,有些奖项的运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坛的了解十分片面,获奖作品常常引起巨大争议。而且,与中国近一二十年来产生的海量的文学作品相比较而言,能够获得国内、国际大奖的作品毕竟十分有限,这些作品不足以构成文学史关于经典叙述的完整线索。

也许正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序列迟迟难以建立起来,才出现了当代人有没有能力判定自己时代的作家与作品是否属于经典的疑问。

疑问归疑问,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努力并没有因此而停步,经典化的焦虑也没有因此而消失。因为不单是普通的读者在面对众多当代文学作家与作品时,有选择经典进行阅读的需要,许多评论家、文学史家也始终把发现经典、建构经典的序列当成自己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使命。而对于作家而言,许多人在进入文坛之初,就有在文学史上留名的梦想。初步成名之后,进入经典

作家的行列,在文学史上占据一个位置,更是许多人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强大动力之一。

主张放弃当代文学经典化努力的人,其理由其实并不充分。也许,判定我们的时代是否具有将自己时代的作家与作品经典化的能力,与判断哪些作家与作品应该进入经典的行列,同样困难。

文学的经典化,其实存在两种途径,一是作家、文学史家与文学评论家为的运作,一是时代自然的选择。在文学史上,经典的形成,常有“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而对于作家、评论家与文学史家而言,要想使自己的经典化努力产生积极的效果,首先应该研究的,是这个时代经典生成的条件与方式。

人们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关于经典的标准。实际上,一个时代还有着一个时代生成经典的独特条件与方式。

尽管文学界不少人一再强调要打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有人甚至认为要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将“汉语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进行把握。对于文学史研究,这些意见自有其合理性。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最近20多年的文学,是在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甚至是与当代文学的前40年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展开的。期间,有文学自身内容与形式的变化,也有文学存在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的变化。而且,文学自身的变化,许多是因为外在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在一个价值多元、选择多样、商业原则与审美原则共同参与文学生产的时代,在一个互联网、多媒体、数据库、手机支配人们生活的时代,在一个人可以写作与发表自己的作品、人人可以参与评论的时代,影响文学经典生成的因素是什么,谁在主导文学经典的标准,什么样的经典化运作策略才是有效的,这些问题,恐怕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不首先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总是希望按照以往经典生成的方式去建构今天的经典序列,或者按照想当然的方式去从事文学经典化工作,其结果很可能会是缘木求鱼。

□孙伟科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或艺术理论教科书中,内容和形式的“二分法”是一种普遍的作品分析方法。随着20世纪90年代各种文艺观念的涌人,语言、语义、意蕴的三层次的划分方法被普遍运用。历史地看,“三分法”取代“二分法”,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趋新求变之举,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内容和形式的水乳交融关系,“二分”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人们的认识和观念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弊端。

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得到强调,比如不能总是将艺术形式看作是被决定的对象,比如不能将艺术形式看作是从生活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或者认为内容在艺术价值上具有绝对的决定作用等等,都是时代所必须的。

那么,在今天全新的时代语境下,我们需要什么样作品分析理论呢?其实,内容和形式依然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在有的时候,也只有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才能认识文学艺术的时代任务。

今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享受到了充分的艺术个性的自由,时代为艺术的发展准备广阔天地,艺术的形式实验和创新达到了新阶段、新境界。人们看到,丰富的艺术作品具有个性迥异、不拘一格的艺术形式,人们徜徉在艺术的花海中享受到了主旋律与多样性的充分结合。

但是,掩卷之余我们又不时地感觉到,一种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匹配的艺术形式并没有产生,一种与时代、与终极使命相结合的艺术还没有到来,可以让艺术家感觉到“找到了”和“可以停下来”的艺术形式还没有到来。是的,过去的艺术形式都被复演过了,过去的技法不管是民族的还是国外的,包括它们的复合运用,都被实践过了,但我们心里还是有隐隐的不满,甚至缺憾!那么,是什么才能让我们满足?

这不能不使我们回忆起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经典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是一种全新面貌的文学,已有的旧形式不够用了。当然,这不是说要拒绝向旧文学学习、向传统的民族形式学习,而是说继承旧形式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创造新形式。其实,创造新形式的真实动力来自于新的社会实践,包括新的革命实践。新的革命实践是一个新的创世纪,这新的创世纪应该有新的艺术形式来反映,这个创世纪的主人公是全新的。对于新主人即实践者来说,他们的热情、高尚品格和英勇精神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必然产生新的艺术类型来与之适应。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关于“歌德派”还是“暴露派”的争论尤其值得关注。有人认为“写光明”的文学艺术寿命不长,“写黑暗”才是文学艺术的不朽形式。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回答的呢?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没有抽象地说,我们需要歌颂的艺术还是揭露的艺术、赞美的艺术还是讽刺的艺术,如果说有正确的艺术形式的话,那么艺术的正确形式只能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换言之,歌颂和讽刺,包括二者的复合都是不够的。要从形式走向内容。因为,生活的内容远比我们已经寻找的艺术形式要丰富得多!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有创造新艺术的勇气和胆魄,比单纯的批判和单纯的赞美更复杂,超越讽刺和歌颂的对立,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使它与它的杰出创作者——伟大的英勇精神相配。即便是古代神话中的英雄,也不能相比他们的伟大,所以应该有一种新史诗来标示我们伟大时代的文学和艺术。

我们追根溯源这个说法不是照本宣科,不是教条主义,而是我们的困境所在。

我们的国度和时代,是一个“新的创世纪”,仍不乏许多艰难险阻和曲折波浪。在走向现代化的征程里,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诞生了许多坚忍不拔的勇士,诞生了许多勇立潮头的猛士,这些伟大的人格精神和品质有时就在我们身边平凡人的身上,但他们有时会被忽视,被种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遮蔽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须警惕在追随新潮流的风尚中越追越虚无,最终无比无奈落寞!

要而言之,作家艺术家对于生活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作家艺术家建立在生活基础上对艺术创新的自觉,决定着从生活中发现新内容、新形式的机遇和可能。就此而言,不管是对于被讥为“失语”的理论家、批评家,还是被“创新”追得掉屁股跑的作家艺术家,“介入生活、参与实践”是一个根本问题,书斋中、传统中的研习形式和继承形式都是认识问题、主观问题,而认识问题、主观问题最终被生活实践所决定。所以,艺术问题不仅仅是艺术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形式走向内容、从艺术走向生活。

## 作家要做最好的自己

□王文革

关于写作或创作的多与少,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强调多写,“多写是个硬道理”,以数量求质量;一种是强调少写,“一本书主义”,质量第一。两种看法,各有其理,也都能找到有说服力的范例。多写的如巴尔扎克,其《人间喜剧》规模宏大,数量质量均为文学史罕见。少写的如曹雪芹,一部《红楼梦》80回就树起一座文学的丰碑。历史很难假设,但我们仍然可以设想:如果巴尔扎克只有《高老头》《邦斯舅舅》等一两部作品传世,巴尔扎克还是那位作为伟大文学家的巴尔扎克吗?如果曹雪芹除《红楼梦》外另有作品传世,那些作品对于曹雪芹来说又有何意义呢?我们在作品数量很多的情况下强调质量,如果没有质量便宁缺毋滥;在作品数量极少的情况下又会强调数量,即便质量差强人意也聊胜于无。笔者以为,单从创作的数量与质量关系本身来看待这个问题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创作本身入手来分析、看待这个问题。

决定创作数量与质量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创作的生命性,一个是创作的自觉性。

创作是一种生命性行为。首先它是一种生命的外化。创作作为一种个体活动,往往发生在生命力极为充沛的时候。所谓“不平则鸣”、所谓“愤怒出诗人”、所谓“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表明创作是生命力受到阻碍后的一种暴发,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以生命为核心内容的表达活动。诗人作家把这种来自自身的、来自内心的东西外化为艺术形象、凝聚为艺术作品,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力得到表现,内心得以平复,他还可以从外化的作品中看到自己,获得一种表达的快感,产生卡塔西斯效应。其次,创作还可以成为生命的存在方式。这就是说,创作不仅是生命的延续、持存,而且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的必需。第三,创作还可以提升生命。在创作中,作者思考、体验、感受、塑造、表达生命,深化对于生命的认识,创造出有生命的、有感染力的另一个“我”,而且自我也在

这种活动中得到升华,进一步激发生命力,丰富生命内涵。现在文化创意产业兴旺发达。创作即便作为一种文化创意活动,目标在于文化消费,文学创作仍需个体生命的投入,否则无以动人。

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性,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进行创作。这里就有一个创作的自觉性问题。

创作的自觉性体现在:首先,他有意识地选择了文学表达这种方式。生命的表达有多种多样,但在选择了文学的人看来,文学这种方式是自己表达生命感受、倾泻生命能量的有效或最佳方式,因为文学不仅可以表达情感,而且可以自由创造,在创造中获得精神自由。其次,自觉性还体现在创作需求、创作习惯的培养、形成上。一旦有所表达,便情不自禁、自然而然地发而为诗、发而为文。第三,自觉性还体现在文学形式能力的修习、具备上。形式能力需要长期学习、积累。创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形式的选择、创造过程。形式不同、表达的内容和效果就不同。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形式的创新问题。只有在熟练掌握形式的前提下,才能做到随心所欲的自由创造。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将“文”分为两种:“昔诗人文篇,为情而造文;辞赋人颂,为文而造情。”马克思曾经称赞英国诗人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并将密尔顿与“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做了区分。二者的划分具有相当的相似性。“为情而造文”,就是一种生命写作。这种写作正是产生精品杰作的常见方式。正如苏轼所说的这种情况:“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与其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这段话可与他的另一段话相补充:“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江行唱和集序》)其他诗人作家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如,陆游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金圣叹说,文章现出在你四周,只须“灵眼觑见,慧腕捉住”。冰心说:“盈虚空都开着空清灵艳的花,只须慧心人采撷。”这些看法虽然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却描述了作者个体生命的投入、迷狂,内心与世界的突然贯通等特点,表明创作与个体生命的密切关联。现在大量存在的是“为文而造情”的现象。比如一些网络写手每天被迫写出大量文字,还有一些名家为了偿还文债也不得不拼命“码字”,以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字充斥各种媒体和出版物中。在这些文本中,其意义不是来自内在的生命,而是来自文字的建构,因而缺乏感染人的生命性。基于这种现象,强调创作的质量、“一本书主义”、宁缺毋滥,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但我们又不能强求每个人都能出精品杰作、强求每篇作品都是精品杰作。创作是一种需要创造性、又极具偶发性的活动,如果事先就高悬一个精品杰作的标准,恐怕极少有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因为创作本身如前所述,很大程度上就不是一个为创作而创作的活动,相反,那些冲着精品杰作而来的创作,即便能获得一时的成功,也很难成为一流的作品。如西晋文学家左思,用10年的时间刻苦努力、精心创作了《三都赋》,轰动一时,以致“洛阳为之纸贵”。但现在看来,这部作品却很难跻身一流作品的名册。还有唐代的苦吟诗人贾岛,其诗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吟归故山秋”,可以说具有极强的“精品”意识。虽然如此,他却难以称为一流的诗人。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尽管左思、贾岛没有跻身一流作家、诗人行列,但他们取得的成就对他们来说是否已经到了顶峰呢?创作的多少优劣,每个人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天赋、学养、生活环境等都不一样,而这些又构成每一个人的生命内涵,导致每一个人的创作不一样。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要求一位诗人或作家多写或少写,因为创作本身就很难简单用多写或少写来加以要求。但我们也并不是说对诗人作家就没有期待。我们可以借用一句流行的励志的话来说,就是诗人作家在创作中

要“做最好的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标杆、不是一个句号。在这个过程中,诗人作家要不断否定自我、不断超越自我,向着更高境界迈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下一部会更好”。有这种精进精神,何愁不会涌现精品杰作呢?不过,要“做最好的自己”,离不开“真”、“诚”、“勤”、“新”几个方面。

“真”、“诚”关涉创作的生命性方面,“勤”、“新”涉及创作的自觉性方面。“真”,就是从生活出发,能真切感受、把握现实,创作出符合生活真实、情理、逻辑的作品。创作符合生活真实,并非对生活进行严格再现,而是可以也应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种关系被人比喻为粮食与酒的关系。“诚”,就是对生活、对创作抱有一颗热爱诚敬之心,忠实于自己的感知,坦诚面对生活和读者,在作品中投入一腔热忱。汤显祖写到杜丽娘唱“赏春香还是旧罗裙”这一句而悲郁难忍、掩袂痛哭;巴金写《家》时,“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挣扎”,“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谈〈家〉》);福楼拜写到包法利夫人之死时嘴里竟然有砒霜的感觉;拜伦的诗作《与你再见》原稿上留下了诗人的泪痕;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些事例很好地道出了作者的一往情深。“勤”,就是勤奋笔耕,以创作作为生命、为生活的一部分。中国台湾的文化创意人李欣频说:不写就会死。这种勤奋精神实属可贵。勤奋出天才,很多文学家艺术家都堪称勤奋的天才。比如巴赫每周都会作一首康塔塔曲,莫扎特创作了600多首作品,伦勃朗创作了大约650幅油画、2000幅绘画作品,毕加索创作了超过20000件作品,莎士比亚写下了154首14行诗,等等。但这些作品并非全部都是精品杰作,正如美国学者米哈拉科所说:“事实上,大诗人做出的糟糕诗歌要比小诗人多,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创作了更多数量的诗作。”(美)迈克尔·米哈拉科著:《米哈拉科创意思维9法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55页)“新”,就是要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技巧,要不断开掘、拓展、尝试,努力用新的东西突破自己,创作出有新意、新局面的东西。“真”、“诚”、“勤”、“新”几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保证作家创作的质量水准,推动作家“做最好的自己”;至于作品是否为精品杰作,是否为不朽经典,那就只能由读者、由时间去判断了。

江  
南  
2013年  
第六期目录

本期推荐 去莫斯科的蚂蚁(中篇).....周如钢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创作谈).....周如钢  
好看长篇 小说 随风而逝.....尚攀  
中坤的家(中篇).....宫林  
情感父亲(中篇).....力歌  
命运(短篇).....刘向阳  
素颜母亲(短篇).....陈翀  
禅心如此(组诗).....袁卫平  
致往日(外三首).....张延文  
当代名篇聚焦 厨房.....徐坤  
作家评点.....桢理  
评论家评介——“情”之所钟.....何昊  
对话 辽阔的西北、迷离的往事——与张学东对话.....姜广平  
笔随言说 一个人的私家菜(五则).....冯杰  
来自民间的悼念——“《俗世达人》首发式暨孙方友先生追思会”综述.....江媛

2013年  
第六期目录

中篇小说 卖礼数的包子.....张炜  
东瓯小史之钱云飞考.....东君  
陪着你长大.....肖勤  
新女性的挽歌.....龙一  
鹊巢.....朱日亮  
塞北往事.....程树森  
我爱张桂芝.....李为民  
倒悬人(短篇小说).....林渊液  
单相思(诗歌).....肖寒  
以色列绘画日记.....刘小东  
租客.....纳兰妙殊  
叙述.....张亦辉  
诗 歌 声声急.....刘立云  
用胸膛行走的高原.....刘醒龙  
挪威森林.....黄礼孩  
面具之夜.....姚辉  
报告文学 审计之剑.....蒋巍  
与北极约定.....王叶田  
信 息 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  
评选揭晓

二〇一三年第十一期(总第六百五十一期)目录

热 小 说 魂器(中篇).....王威廉  
逃遁(中篇).....袁永海  
开向黎明号(短篇).....羽并缺一  
陈州店铺五题(小小说).....孙方友  
深 阅 读 印象(五题).....朱零  
关于烟事的记忆(外一题).....黄先清  
人间茶话 清明:且将新火试新茶.....王旭烽  
新 诗 歌 听众,小雨,秋天和国家(组诗).....湖北青蛙  
另一个故乡(组诗).....杨方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79号苍水大厦五楼 邮编:315000  
投稿信箱:179731320@qq.com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0.00元 全年价:120.00元

广告

长篇小说 流水落花.....王松  
中篇小说 上海不是滩.....陈仓  
一株秧苗的身份.....陈仓  
岗位.....晓风  
马德里的春天.....潘无依  
离家五百里.....艾伟  
骨头.....走走  
江山.....雷杰龙  
洋葱皮.....阿航  
纪实文本 “对于名分的逃避”与“生命的分量”——从沈从文与施蛰存说起.....金理  
文坛辨评 散文两则.....刘亮程  
文学引领我们朝天空飞翔——对话刘亮程.....符二  
走读江南 建筑秘籍:当“徽派”遇到“闽派”.....鲁晓敏撰文 叶高兴供图  
怀人纪事 黄坛好佬.....石夫

通信地址:杭州体育场路178号浙报大楼。邮编:310007。邮发代号:32-79。全年六期:90.00元。电话:0571-85117223(发行部)、85111970(编辑部)。

荐  
原

人  
民  
文  
学

文学港

2013年11月号

总第180期